

教育大批判文选

——批判凯洛夫修正主义《教育学》

辽宁省新华书店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

目 录

- 凯洛夫《教育学》必须彻底批判……《辽宁日报》社论… 1
- 凯洛夫《教育学》是修正主义教育纲领……………锦师文… 5
- 彻底摧毁维护资产阶级统治学校的反革命舆论…廖达哲…17
——评凯洛夫的“专家治校”論
- 培植修正主义接班人的自供状……………廖师文…26
——评凯洛夫“教育目的”
- “智育第一”就是资产阶级政治第一
……………驻辽阳市抗大中学工宣队…36
- 凯洛夫“智育第一”教学体系的反动本质
……………哈尔滨师范学院大批判写作小组…39
- 彻底砸烂修正主义教学法……………师向阳…47
——评凯洛夫的“教学論”
- 教育革命的洪流是不可阻挡的……………力…56
——彻底清算刘少奇、彭真和修正主义《教育学》
对抗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滔天罪行
- 为革命教书……………旅大师范学校革命大批判小组…65
——斥凯洛夫的“教师神圣論”
- 如何把教育战线的革命大批判引向深入？……………69
——营口市建設小学深入批判凯洛夫《教育学》的經驗

凱洛夫《教育學》 必須徹底批判

〈遼寧日報〉社論

一場徹底批判凱洛夫《教育學》的戰鬥已經打響了！它必將推動我省教育戰線斗、批、改運動邁進新的階段。

在偉大領袖毛主席“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的偉大號令下，工人階級和它的鞏固的同盟者——貧下中農開進了學校，掌起了教育大權，領導廣大革命師生在無產階級教育革命的征途上，取得了一個又一個勝利。一年來的鬥爭實踐證明，教育革命每前進一步，每取得一個勝利，都是用毛澤東思想狠狠批判了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粉碎了一小撮階級敵人各種陰謀破壞活動的結果。當前，隨着斗、批、改運動的深入發展，無產階級世界觀同資產階級世界觀在教育領域里的鬥爭更加深刻地展開了。我們必須高舉革命大批判的旗幟，徹底肅清反革命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餘毒，推動無產階級教育革命繼續前進。

凱洛夫是蘇修叛徒集團在蘇聯教育界的代理人，是現代修正主義教育理論的鼻祖，是國際上臭名遠揚的修正主義反動學閥。他所炮制的《教育學》，通篇宣揚“全民教育”，竭力抹煞教育的階級性；積極鼓吹“智育第一”，堅持資產階級教育方向；打着“全民道德”的幌子，用腐朽的資產階

级世界观毒害青少年，疯狂叫喊“专家治校”，拼命维护资产阶级对教育阵地的统治。它还用一整套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反动“教学论”，把广大青年引上脱离三大革命运动、闭门读书的邪路，为他们培养修正主义的奴隶。总之，凯洛夫《教育学》是一株彻头彻尾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是反动的修正主义教育纲领。

长期以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在教育界的代理人陆定一之流，为了复辟资本主义，把凯洛夫《教育学》吹捧为“社会主义教育学”，奉为“经典”，“照搬过来”，定为教育工作的“准则”，对抗毛主席关于教育工作的伟大指示，破坏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贯彻执行，使它长期地霸占着我国的教育阵地。辽宁是刘少奇一伙推行凯洛夫《教育学》的重点地区之一，曾在我省各地大树黑样板，总结黑经验，使我省无产阶级教育事业遭受到极其严重的损害。

目前，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广大革命师生正在进一步贯彻落实毛主席的教育方针，积极上好社会主义文化课，努力建立无产阶级教育新秩序。由于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长期统治，凯洛夫《教育学》的影响现在还在一些人的思想深处起作用，它的流毒还在一些地方兴妖作怪，干扰毛主席教育方针的贯彻落实，阻碍我们上好社会主义文化课。因此，彻底批判凯洛夫《教育学》，彻底肃清其流毒，是当前教育战线一项极为迫切的任务。只有抓紧这场大批判，才能推动教育革命继续前进。否则，不仅阻碍斗、批、改的深入发展，而且可能导致复旧。

毛主席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

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

这场革命大批判，是教育战线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继续革命，继续大立毛主席教育思想的需要。这场批判，直接关系到“无产阶级能不能把文化教育阵地牢固地占领下来，用毛泽东思想把它们改造过来”的大问题。这场批判，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势在必行，非抓紧抓好不可。

搞好这场革命大批判，必须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一系列伟大指示，掌握好武器。在大批判的同时，要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进行大颂扬、大学习、大宣传、大落实。通过批判，要使大家分清什么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什么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提高识别是非的能力。以便在一小撮阶级敌人不论变换什么形式破坏教育革命的时候，都能够及时识别，并自觉地与之进行斗争。

要搞好这场大批判，必须和当前斗、批、改的实际问题紧密结合起来，不要形成“纯学术批判”。在批判的过程中要认真研究改革措施，要做到边批边改，边破边立，破立结合。

要搞好这场大批判，还必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大搞群众运动。那种只依靠少数人冷冷清清地批判是不行的，必须动员广大群众，人人挥戈上阵，口诛笔伐，打一场人民战争。

这场大批判是当前教育战线斗、批、改中的关键一仗。各级领导同志以及进驻各个学校的工宣队、贫宣队、军宣队和学校革委会的同志们，要深入实际，加强领导，把这场大

批判抓紧、抓深、抓好。革命教师同志们，要充分发挥革命的积极性，勇敢上阵，争做大批判的闯将，并注意在大批判中改造提高自己。红卫兵小将，要继续发挥革命先锋作用，积极投入大批判的激流，在斗争中锻炼成长。

让我们高举革命批判大旗，扫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把教育战线的斗、批、改进行到底！

（原载一九六九年九月十二日《辽宁日报》）

凱洛夫《教育學》 是修正主義教育綱領

錦 師 文

徹底摧毀資產階級教育制度，建立嶄新的無產階級教育制度，這是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一個偉大戰略任務。

毛主席教導我們：“一個新的社會制度的誕生，總是要伴隨一場大喊大叫的，這就是宣傳新制度的優越性，批判舊制度的落後性。”徹底批判蘇聯現代修正主義在我國教育界的影響，徹底批判劉少奇推行反革命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理論工具——凱洛夫《教育學》，是當前教育戰線上的一个重要任務。

凱洛夫是蘇修叛徒集團在蘇聯教育界的代理人，是修正主義教育理論的鼻祖。他所主編的洋洋三十餘萬言的《教育學》是現代修正主義教育理論的黑標本，是蘇修叛徒集團全面復辟資本主義的得力工具。

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及其在教育界的代理人陸定一之流，把凱洛夫《教育學》搬到中國，作為教育工作的“法典”，強為推行，借以對抗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

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革命群眾，幾次發起批判這株大毒草的攻勢，都遭到劉少奇及其在教育界的代理人百般阻

挠和破坏。陆定一气急败坏地说：“凯洛夫《教育学》是社会主义的，不是资本主义的。”

好一个“社会主义的”《教育学》！让我们剥开它的画皮，看看它的反动实质吧！

极力抹煞教育的阶级性

凯洛夫在厚厚的《教育学》这本书一开始就阐明了所谓“社会主义”教育的性质，他说：“苏联现在已进入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阶段，教育事业是完全符合全民利益的”。真是无独有偶，中国的刘少奇也跟着说什么：“现在国家拿出很多钱来办学校，要把全面大学都包下来，不论工农子弟或资本家子弟，都给饭吃，给书读，学出来以后都要为国家办事。”瞧！两者何其相似！

教育，自从社会阶级划分以来，它就打上了鲜明的阶级烙印。过去，只是地主有文化，资本家有文化，剥削阶级有文化，工人、农民没有文化，这是教育的鲜明的阶级区别。马克思主义认为，教育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一定的教育总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只要阶级还存在，就决不会有什么适合“全民利益”的“全民教育”。

无产阶级公开申明：无产阶级教育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毛主席明确指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通过教育，“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凯洛夫、刘少奇所宣扬的“全民教育”，并不是他们自

己的发明。两千年以前，中国封建主义教育的代表孔子就说过“有教无类”，十七世纪捷克的资产阶级教育的代表夸姆纽斯也讲过：“教育应该为一切所有人们的”，凯洛夫、刘少奇只不过是继承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臭货！等到赫鲁晓夫提出“全民国家”“全民党”之后，他们又从修正主义的垃圾堆里找到了理论根据。他们和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教育代表人物一样，喊着虚伪的口号，干着罪恶的勾当。

“全民教育”只不过是一个幌子，他们用这个幌子来欺骗人民，掩盖他们实行资产阶级教育的反动本质，掩盖他们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据苏联《哲学杂志》一篇文章的作者统计，在西伯利亚，苏修党政干部及高等自由职业者的子弟，有百分之八十二在中学毕业后可以升入大学，而“农业工作者”的子弟很少有人能继续学习。教育向谁开门这不是很清楚吗！

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教育，是用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和平主义、大国沙文主义等修正主义思想来毒害青少年，使他们成为资产阶级精神贵族，可以获取高于工农几百倍的高薪，统治压迫劳动人民，难道这种教育是适合“全民利益”的吗？

刘少奇、陆定一之流用“读书做官论”“公私溶化论”等资产阶级思想来毒害青年，使一些虽是工农子弟经过他们的教育，也变成了“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那那里是什么“全民教育”，分明是资产阶级教育！

“全民教育”是地地道道的欺人之谈，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扒掉它欺人的外衣，彻底暴露和批判它的反动本质。

维护资产阶级对学校的统治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拼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

凯洛夫为了在教育阵地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产阶级政权，他在《教育学》中极力贩卖资产阶级“专家治校”、“一长制”等黑货，鼓吹什么“校长”是整个学校集体的首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什么“在教育过程中，具有知识和经验的长辈当然是领导者”；什么“校长的职位是由有经验的、合格的、有学识的教师、有威信的工作人员来充任的”，等等。

什么是“具有知识和经验的长辈”？什么是“有经验的、合格的、有学识的教师”？什么是“有威信的工作人员”？

揭开凯洛夫这些黑话的画皮，他无非是故意玩弄这些所谓“超阶级”的词句，千方百计地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永远盘踞他们这块“世袭领地”，按照资产阶级世界观，培养修正主义接班人。

在阶级社会里，无论是“校长”也好，“长辈”也好，无论是“教师”也好，“有威信的工作人员”也好，他们总是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为一定的政治路线而服务的。实际上资产阶级在用人的时候，总是按照他们的政治标准加以选择的。在这些口号的掩盖下，他们一方面极力网罗和培植一小撮资产阶级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作为在教育阵

地搞反革命复辟的骨干力量，另一方面极力诱骗和拉拢那些旧学校培养出来的大量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拒绝无产阶级的改造，煽动他们同无产阶级抗衡，排斥无产阶级的领导，以便凯洛夫之流顺利地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在教育阵地搞反革命复辟。因此，凯洛夫的这套理论纯粹是资产阶级在教育阵地向无产阶级反夺权的理论，是维护资产阶级对学校反动统治的修正主义谬论。

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长期以来就把凯洛夫宣扬的这套篡夺无产阶级教育大权的反革命理论看成了“宝贝”，他模仿凯洛夫的腔调，极力叫喊什么：“在学校中必须强调教学，行政工作为教学服务，校长负责制改为校长责任制，要向这方面做。”他甚至赤裸裸地喊道：“反革命为什么不可以教书？”“校长对学校应全面负责。”在刘少奇这样疯狂鼓吹和阴谋策划之下，我国教育大权曾经被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篡夺；教育阵地长期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把持；无产阶级教育事业遭到极其严重的损失。

毛主席教导我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毛主席还教导我们：“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来，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

毛主席的伟大指示为无产阶级牢牢地掌握教育大权开辟了光辉的途径。在毛主席伟大指示的照耀下，中国工人阶级牢牢地掌起了教育大权。一年来，工人阶级领导学校斗、批、改的实践说明，教育阵地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才能够改造成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毛泽东思想大

学校。工人阶级雄健的步伐彻底踏碎了凯洛夫、刘少奇之流利用“专家治校”“一长制”篡夺教育大权的反革命阴谋。广大革命知识分子在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中，正在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方针和教育路线在教育部门得到了进一步贯彻和落实；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正在蓬蓬勃勃地向纵深发展。这一切事实强有力地证明：中国工人阶级完全有能力、有气魄肩负起领导无产阶级教育事业的伟大历史使命。

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哺育下，真正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正在茁壮地成长，他们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正积极为无产阶级掌好教育大权，用好教育大权而英勇战斗。这是对凯洛夫宣扬的那种超阶级的“专家治校”“校长治校”之类骗人口号的强有力地回击！

頑固坚持资产阶级的教育方向

在凯洛夫的《教育学》中有句“名言”：“在全面发展的人的教育中，智育，即教养，应占第一位。”他规定“学校的首要任务就是授予学生以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深刻而确实的普通知识。”在凯洛夫这篇洋洋大文里，“智育第一”触目尽是，可谓贯穿始终的一条黑线。对于这一套，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和他在教育界的代理人陆定一是信仰最笃、推行最力的，刘少奇说什么青年要“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陆定一跟着叫嚷“教育首先是传授知识和学习知识”。中外的反动分子，完全是唱的一个调调。

其实他们这些话完全是骗人的。哪里有什么“智育第一”呢？“智育第一”不过是一切剥削阶级的虚伪口号，不过是他们用以掩盖自己教育的反动本质的一块遮羞布而已。

事实上，凯洛夫的全部教育理论中，充满着修正主义的政治。他所规定的烦琐、庞杂的教育内容中，处处浸透着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要求。他们以历代剥削阶级反动思想毒害青年，就是为复辟资本主义服务，就是突出资产阶级政治。苏修叛徒集团，为适应对内实行法西斯专制、对外实行领土扩张的需要，不断地把资产阶级利己主义、人道主义、和平主义、大国沙文主义以及“国际专政论”、“有限主权论”和“社会主义大家庭论”等一系列强盗“理论”，一股脑灌输给学生，难道这不是修正主义政治第一吗？他们通过讲授、考试等手段，强迫学生接受这些反动思想，并且威胁说对苏修的“政策缺乏明确的理解，就不能成为好的苏联专家”，这不是修正主义政治第一吗？这里请大家注意，学生对修正主义政策“缺乏理解”，就要把他的当“专家”的资格剥夺，如果不仅理解且笃行无违，甚至有所“发明创造”，那不就成了“专家”、“院士”了吗？这真是不打自招，完全暴露了他们所谓“智育第一”、“专家”之类，只不过是修正主义的钓鱼食罢了。可见，用“智育第一”掩盖客观存在的阶级斗争，实行教育战线的资本主义复辟，这正是阶级敌人的一个大阴谋，我们万万不可掉以轻心。

与修正主义和一切剥削阶级伪善的“教育家”相反，我们无产阶级从来不隐瞒我们的政治观点。毛主席指出“青年应该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毛主席早在一九三九年给抗大的指示中就已申明“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

变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心的一环”。一九五七年，毛主席又针对当时刘少奇、陆定一之流推行的“智育第一”的方针，尖锐地指出“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凯洛夫、刘少奇之流推行“智育第一”的目的，正是为了腐蚀人们的灵魂。这是他们背叛无产阶级教育事业的一个铁证。

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教育学说，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一基本事实出发，提出了一条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教育方针。毛主席说：“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方针，首先要把德育即“有社会主义觉悟”放在第一位，把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放在第一位，用毛泽东思想武装青年一代的头脑。学校必须把“政治教育”做为“中心的一环”来抓。在教育工作中包含着知识和业务的教育，包含着提高文化水平的任务，但政治教育是其其他各项教育的统帅和灵魂。绝对不能平起平坐，更不能“智育第一”。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课，就是要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全部教学工作，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教学中的一切问题。

“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掌握起这个武器，是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需要，因此，必须在提高青年政治觉悟的同时，引导青年一代为革命而努力掌握现代科学知识，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任何轻视社会主义文化课的思想都是错误的。

目前，我国教育战线广大革命师生，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正积极响应毛主席伟大号召，努力上好社会主义文化课，教育革命又揭开了新的一页。让我们彻底肃清凯洛夫、刘少奇的“智育第一”的流毒，扫除一切剥削阶级遗留在教育阵地上的垃圾，踢开一切障碍上好社会主义文化课的绊脚石，推动教育革命不断向前发展。

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培养修正主义接班人

“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培养青少年一代，还是以资产阶级世界观腐蚀青少年一代，实行无产阶级的道德教育，还是实行资产阶级的道德教育，这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接班人的激烈斗争。

马列主义认为，道德是一定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为一定阶级的专政服务的。凯洛夫却把马列主义的道德学说背叛得一千二净，他极力宣扬要“爱人”、“尊重人”、“人道主义”等等，并把它说成是超阶级的、永恒的。胡说什么：

“从爱父母，爱出生的家到自觉地爱出生的城市、乡村、故乡的自然”，爱的范围逐步扩大，就可以形成“全民的爱国主义”，再发展就形成了“国际主义”，这种“国际主义”就是“和平而友好地生存”、“坚决地反对战争”。并美其名曰，这是共产主义道德。真是罕见的奇闻！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我们不

能爱敌人，不能爱社会的丑恶现象，我们的目的是消灭这些东西。”凯洛夫闭口不谈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高唱什么“人道主义”，“人类之爱”，这不是十足的骗人的鬼话吗？

原来凯洛夫宣传这种不分阶级的爱有他的阴险目的，就是用它去抹煞阶级斗争，取消无产阶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用它去麻醉苏联青少年和劳动人民，要他们去爱资本主义制度，爱新沙皇，爱社会帝国主义。所谓“和平而友好地生存”、“坚决地反对战争”，就是勾结帝、修、反，镇压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实行领土扩张，推行“有限主权论”、“国际专政论”的强盗理论，武装侵占捷克斯洛伐克，疯狂侵犯我国领土。最近，苏修叛徒集团竟狂热地为老沙皇时期屠杀中国人民的刽子手歌功颂德。沙俄侵入中国黑龙江地区时，灭绝人性地象野兽一样公然吃人肉，一个叫做波雅科夫的匪徒及其同伙，一个冬天就吃了五十多个无辜居民。现在苏修新沙皇竟把吃人的魔鬼波雅科夫吹捧为“有经验的新土地开发者”、是“最能体现俄罗斯性格的人”。这就是凯洛夫所鼓吹的通过“英雄人物传记”进行的“共产主义教育”，这就是凯洛夫所宣扬的“人类的爱”！

和一切剥削阶级一样，凯洛夫就是在“爱人”的幌子下，达到爱自己的目的，把青年一代引向利己主义的深渊。他说这种“共产主义道德”的特征是：“能把个人利益跟社会利益结合起来，善于在为社会服务中得到个人的满足”。这是典型的资产阶级市侩哲学。这与刘少奇所宣扬的臭名昭著的“公私溶化论”真是如出一辙。

凯洛夫修正主义的所谓“道德教育”，腐蚀了苏联的青